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被壓抑者的回歸：柄谷行人論理念聯合體 蕭育和 1

〈短篇書評〉

David E. Sanger The Perfect Weapon 許子文 10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謝陶陽 15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魏柏高 20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第六十期

資深編輯顧問 張佑宗、石之瑜

編輯顧問 陳亮宇

主編 蕭育和

執行編輯 鄭皓中、陳明宗

編輯委員 江俊宜、江俊儒、李天申、陳亮宇、楊尚儒、廖武州、蘇慶軒

 10.6570/PSQBR.2018.60.1

被壓抑者的回歸:柄谷行人論理念聯合體

蕭育和 / 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書名：邁向世界共和國
作者：柄谷行人
出版者：臺灣商務
年份：2007
頁數：256 頁
ISBN：978-9570521788

書名：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
作者：柄谷行人
出版者：中央編譯出版社
年份：2018
頁數：456 頁
ISBN：978-7511733191

書名：世界史的構造
作者：柄谷行人
出版者：中央編譯出版社
年份：2017
頁數：472 頁

ISBN：978-7511733610

 10.6570/PSQBR.2018.60.1

1989 年象徵冷戰壁壘的柏林圍牆倒塌，戰後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形成對抗集團的冷戰來到終點，福山將 此視為「歷史的終結」，意指這並不單純只是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結束，更 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而自由 民主結合資本主義的制度，將成為人 類最後一種政治組織形式。福山「歷史終結」的論斷不只是對於西方集團在 意識形態上勝利的確認，它同時也暗示，伴隨資本主義而生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也將在這個歷史的終結中無以為繼。福山並不孤獨，事實上，歐洲的左翼思想早在他之前就已經對於戰後 建立的福利國家，以及「意識形態的終結」對於馬克思主義革命理念的衝擊。

歷史是否真的來到終點？福山的論斷 至今仍爭論不休。在諸多對「歷史終結」的批判與反思中，柄谷行人的思想可謂獨樹一幟，他認為歷史終結並不是冷戰結束的新產物，而是早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就已經成形，結合市民社會的自由、通過國家（官僚）的行政力量糾正市場經濟之矛盾實現的平等、以 及在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中體現博愛的三位一體體系，柄谷認為，歷史的終結所表述的其實是此一「資本-民 族-國家」的最終型態，福山的論斷也 是黑格爾首倡「歷史終結」的當代版本。

對柄谷來說，戰後甚至是黑格爾之後的歷史發展都不脫「資本-民族-國家」這個框架，即使是聲稱要推翻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也只是意圖暫時性地運用國家權力來廢除資本主義，最終也沒能「揚棄國家」，其結果就是蘇聯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柄谷認為，馬克思對於黑格爾的「顛倒」並沒有真正擺脫這個資本-民族-國家框架，更重

10.6570/PSQBR.2018.60.1

要的是「超越」馬克思與黑格爾。在《邁向世界共和國》一書中，他首度提出以「交換模式」來取代左翼政治思想所慣用的生產模式。

他首先區分出四種交換模式的原型，分別是贈予的互酬原則（A），以強制性的政治力量進行的掠奪與再分配（B），以及通過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最後是一種無法命名的交換模式（D），這是互酬原則的「強迫式回歸」。四種交換模式對應出歷史上不同的人類交流制度，其當代樣態則分別是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民族（A）、表現在現代治理中的國家（B）、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C）以及類似普遍宗教，訴求某種普世人性的理念式「聯合」（association）。對於這四種交換形式的討論貫穿柄谷的所有著作中，其中，康德的思想更是重中之重。

在《邁向世界共和國》最後，柄谷簡短回顧了黑格爾與康德對於「世界共和」的爭論。眾所周知，康德首先提出了「永久和平」的理念，為此必須形成某種「國際聯合」，不過，民族國家之間無法在超越國家的層次上形成超國家的「利維坦」，因此，國際聯合還是必須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黑格爾接受了康德對於國際社會基本單元的看法，但對黑格爾來說，國際的聯合要能夠起作用，必須具有足夠的實力制裁違規的國家才行，也就是說，一個「霸權國家」。黑格爾對於康德的批判表面上看起來是現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批判，然而，在柄谷看來，黑格爾的批評並沒有碰觸到康德「世界共和」理念的

10.6570/PSQBR.2018.60.1

精髓，而這也是柄谷思考作為互酬原則「強迫性回歸」的「聯合」模式（D）的關鍵所在。

在柄谷「超越」黑格爾與馬克思的理論野心中，康德是最大的啟發者。對康德來說，「永久和平」無疑是一個「理念」，康德從事前的立場，來看待事物。關於未來，人們只能預測或者相信，但這樣的理念是必要的幻象，是一個「超越式的幻象」，它與感官上的幻象不同，無法透過理性消除它，反之，理性需要這樣的超越式幻象，例如「自我的一致」，我們只能相信明日之我也是今日之我這個「理念」的幻象，我們的「自我」才能得到一致性。而對黑格爾來說，理念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幻象，而是存在於現實中，市民社會、國家與民族這類倫理實體本身，已經是理念的實現，馬克思「顛倒」黑格爾之處在於強調市民社會場域中存在著被黑格爾理論體系所壓抑的革命潛能，此即在資本主 義的市場經濟中成為「賤民」的無產階 級。儘管如此，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顛倒也並未瓦解其體系，歷史的終結只是 一個未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尚未到來」的「現實」。

康德「每個人不只把他人視為手段，同時也要當作目的對待」的倫理理念，即是如此，在柄谷看來，其中蘊含的思想是「自由的相互性」。「將人作為目的」意指人並不是（只是）交換模式 B 中的公民，也不（只）是交換模式 C 中的市場交易媒介，而是某種與不知名「他者」之間，不成就任何目的的關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它將會是「普遍」的。

當柄谷強調永久和平是一個超越式理念時，他（與康德）所設想的是一個以

10.6570/PSQBR.2018.60.1

此一將人作為目的，以自由的相互性為原則的理念，對於現實的調節，不再是以國家疆界為限的公民關係，也不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因為不存在更高 權威的「自然狀態」，也不再是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市場交易關係，「他者」本身是無從命名的，甚至不僅僅是當下活著的人們，還包括了死者與尚未出生的他者。因此，普遍性的超越性理念是跨越時空向度，更精確的說，「超越」於時空向度。

「超越」並不意味著「不現實」，柄谷反覆強調，交換模式 D 是通過理念的聯合體，它是以互酬為原則的交換模式 A 在更高層次上的回歸，也就是說，在交換模式 B 與 C，國家與資本成為現實的條件下的回歸。柄谷對康德頗具創意的詮釋在於，他認為這樣的回歸具有「強迫性」。人際之間實現理念聯合體的動力並非來自於任何意義上的自然本性，而是康德所說的「非社會性的社會性」。康德並不否認人類歷史中形成對抗關係從而導致血腥結果的「自然性」，事實上，國家作為交換模式 B 的形成就在於抑制無盡的血債，例如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對於自然狀態的抑制。但康德同時認為，「非社會性的社會性」也是超越既有交換模式 B 的關鍵。

非社會性的社會性造成了人類共同體中的血腥殺戮，但國家作為交換模式 B 只能在國家之內抑制此一殺戮，其實是將暴力從人際之間轉向國際之間，在現代世界中，國家之間的對抗甚至造成了更大更血腥的殺戮。在柄谷看來，更巨大的殺戮同時也是理念聯合

10.6570/PSQBR.2018.60.1

體的契機，理念的聯合體將伴隨更血腥的殺戮而回歸。柄谷也援用了佛洛伊德對「死亡驅力」的討論，來說明此一「被壓抑者的回歸」。在佛洛伊德看來，存在一種更高層次的規範，它並不是透過外在規範的他律而形成，而是透過某種反覆的強迫，從「內部」形成，佛洛伊德將此一動態稱之為「攻擊驅力的內化」。易言之，理念聯合體的形成並不是依據某個外在規範的他律而形成，而是，近乎本能的自然互動形成的「非理性」的對抗後果之後，暴力殺戮的反覆出現，一再回歸之後對於個體的「理性」調節。對抗關係的血腥結果，甚至也不需要「實際」出現，它同樣也是「理念」這個超越式幻象所呈現的後果。

康德之所以強調「永久和平」是大自然隱蔽計畫的原因是，它並不是任何人類本能互動的結果，也不是外在規範馴化本能的結果（此即交換模式 D），它是「目睹」與「想像性」目睹對抗關係慘烈後果後，通過這樣一次次的反覆衝擊，所內化形成的理念性結果。它不會再以交換模式 B 的樣態出現，而是以一種純粹的否定對抗關係，將不知名的他者「同時」也當作目的，一種「尚未到來」聯合體的樣態出現。如康德在〈何謂啟蒙〉中說，「類一旦抵達更高階段的道德，就將會看到比迄今 更為遙遠的前方，這樣地將實際存在 的人類，與應該成為的樣子進行比較， 對於人類悲慘現狀的判斷，以及由此 我們自責的念頭，將隨著我們在已知 的世界歷程中上升到更高的道德水平， 而變得越加嚴厲」。

康德並沒有否定人們從屬於某個政治共同體這個事實，他對永久和平的構

10.6570/PSQBR.2018.60.1

思並不在於揚棄民族國家，而是強調，對於永久和平的思考與行動，應該採取某種並不依附於現實樣態的「共同體」角度，此即康德所說的「世界公民」，如果沒有這等想像成為世界公民的意志，世界公民社會就不會存在，而如果希望永久和平可以在未來的某一日實現，就意味著必須捨棄當下情境中的「理性」，而以某種與他者的互酬關係來重新構想行動。柄谷之所以強調理念聯合體是一個無法名狀的 X，原因在於它並不體現任何現實的「組織」中，更確切的說，理念的聯合體是一種「運動」，貫穿交換模式 B 與 C，要求超越國家理性與資本邏輯的思想與行動，它出現在各種的反戰運動，與抵制市場邏輯的經濟行動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是「不理性」的，因為它對於「自由相互性」的訴求，是以放棄自體的自由，來交換不知名他者免於受到任何支配的自由，也是因此才實現了那尚未到來的，對於對抗關係的徹底揚棄。

對柄谷來說，只有理念聯合體的「回歸」，才能擺脫「資本-民族-國家」環環相扣的框架。而理念聯合體之所以是以「被壓抑者的回歸」方式出現，一方面是因為它始終都被交換模式 B 與 C 所壓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代國家的對抗與資本主義的剝削所造成的殘酷後果，而非自願地「強迫性」回歸，內化成為構思另一種共同體的動力，在更高層次回歸的交換模式 D 之所以無法命名的原因也在於它對於交換模式 B 與 C 的調節，是深受當下現實脈絡所影響的。當前世界中種種非以明確人際關係為訴求的運動，都是某種

10.6570/PSQBR.2018.60.1

理念聯合體的樣態，例如柄谷鼓吹的「新聯合者運動」（NAM），或者通過消費抵制大資本集團，或者以在地的信用合作社形式抵制全球金融遊戲，這些運動都是超越「資本-民族-國家」框架的思想與行動，其所想望的都是一種「尚未到來」的人際共同體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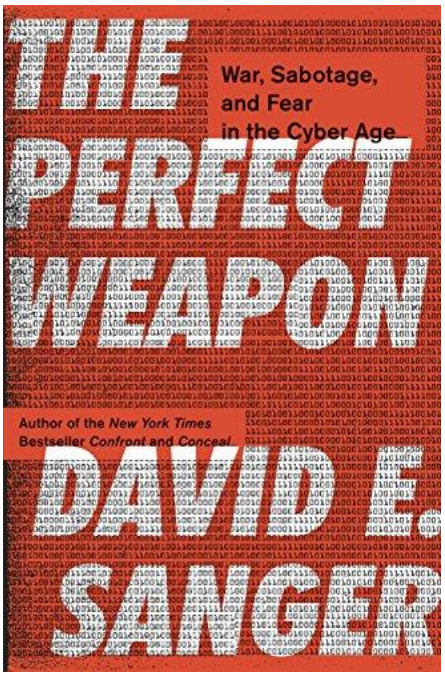
交換模式 D 的基礎是與相對他者的絕對倫理關係，這固然可以是世代之間普遍人性「自由的相互性」關係，某些運動也確實因此震撼了既有的政治經濟秩序，像是佔領運動，然而，交換模式 D 卻同時無法排除以生者死靈關係為倫理依據的樣態，也就是類似恐怖攻擊這類以生命為代價的絕對倫理關係。柄谷肯定會因為恐怖攻擊對無辜者所造成的傷害，因此背離了「他者同時也是目的」的康德式原則，而否認其作為「理念聯合體」的可能。但是，「被壓抑者的回歸」終究是以與無以名狀之他者的絕對倫理關係為基礎，這樣的絕對倫理關係，其會以抑制殺戮的永久和平理念出現，也可能不以傷害無辜者的恐怖攻擊樣態出現，但始終無法排除，通過絕對的自我殺戮，來交換那尚未到來之「目的王國」的可能。提早放棄人生的繭居族，放棄生養後代的年輕夫婦，在某種意義都是放棄了當下的「理性」，通過與那注定缺席之他者（被放棄的人生與不會存在的後代），形成絕對倫理關係的結果，它們都會動搖國家理性與資本邏輯，但恐怕不會是柄谷所設想的「理念聯合體」。

10.6570/PSQBR.2018.60.2

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

David E. Sanger

許子文 /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書名：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
作者：David E. Sanger
出版者：Crown
年份：2018
頁數：384 pages
ISBN：978-0451497895

《完美武器》（The Perfect Weapon）的主題是一個備受新型態武器衝擊的世界，這個新型態的武器即是網路攻擊。人類世界進行戰爭的方式，都會伴隨新科技的發明而產生質變，上一個世紀核子武器的發明，改變了戰爭的目的，它不再單純以取得戰場上的勝利作為終點，全面性的毀滅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為可能，至少技術上如此。而也因為相互的保證毀滅，誕生了新的戰爭規範。

網路攻擊也是如此，它的巨大殺傷力來自於現代社會中無所不在的網路連結，平凡的日常生活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無堅不摧，事實上它更容易成為攻擊目標，如果擁有進出網路世界的能力，攻擊者就並不需要籌謀對實體目標的攻擊方略。

當網路攻擊成為選項時，它對戰爭型態與規範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模糊了戰場與非戰場、前線與非前線的分別。任何透過網路世界連

10.6570/PSQBR.2018.60.2

結的地方、機構、裝置，如今都可以是戰場，而癱瘓日常民生運作的系統，其殺傷程度並不亞於在戰場上的軍武肉搏。再者，它也模糊了戰爭與非戰爭的規範。我們再也無法明確知道，什麼程度與形式的網路攻擊，可以稱得上是「宣戰」的信號。美國每一項軍事行動都需要律師簽核，可是就網路空間來說，要根據舊有的戰爭法則，判斷哪些行動屬於來自國家軍事高層的允許，幾乎不可能。例如，北韓的網路駭客攻擊索尼影業，駭入中央銀行，中國竊取 2100 萬美國人的私密個人資料，這些行徑應該如何定義？戰爭宣告還是恐怖攻擊？甚至，對於「被攻擊方」來說，連自己到底是受到來自國家級的攻擊，還是單純國家級的攻擊，也無法判斷。

伊朗對美國本土的網路攻擊就是明證，歐巴馬試圖竭力處理並嚴詞抨擊，可是，事實上他的國安團隊幾無應對之法，美國廣泛蔓延的金融系統，股票市場，公用事業與通訊網路等等伊朗可以出手的基礎設施，都是私人經營，美國的軍事銳實力再強大，也不可能防衛整個美國。在發生索尼的攻擊事件之前，歐巴馬相信美國企業應自行負責防護網路，這種做法在大部分時候都很合理，華府不可能每次在有人或者有國家想要攻擊某處民營部門時，就近入戰備等級四。

伊朗的網路攻擊頂多讓我們只能有後見之明，這些攻擊並不單純只是戰場上的以牙還牙，它們也是對現代生活的壓力測試。我們第一次發現，沒有止境的低階網路衝突會是什麼樣子，這類攻擊幾乎不會「升級」，成為更

10.6570/PSQBR.2018.60.2

全面戰爭，攻擊方會謹守將之維持在觸發武裝衝突的臨界點下，美國攻擊伊朗核武計畫的基礎措施，伊朗則以美國政府無從全面守護的日常生活為目標，戰爭在訊號的中斷與連結之間快速進行，但沒有煙硝，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遭到殺害。

美國官學界對於網路攻擊是否構成戰爭或者恐怖攻擊，共識仍然極低，科技與戰爭技術的快速變遷，讓制訂規範的政治家無所適從，至於在日常網路世界直接蒙受傷害的一般民眾，更是完全一頭霧水，甚至不確定是否已經「受到攻擊」。在這種狀況下，是完全無法規劃出國家級的反應措施。在核武相互保證毀滅的冷戰期間，雙方陣營的領袖雖然在如何回應威脅這個問題上沒有共識，因此每每陷入差點人類集體毀滅的境地，至今沒有人知道古巴危機是如何結束的。然而，冷戰期間各國領袖都很清楚，核子武器根本改變了國家安全的動態。可是，在數位衝突的時代，很少人知道，新的戰爭技術會如何重新塑造國際強權的權力分佈。

無疑，美國依然擁有網路攻擊能力上的優勢。但是，長期將之作為情報工作工具的使用，網路武器是情治單位打造的首批戰略武器，並非軍方製作，相較於核武，生化武器或者新一代隱形戰機與無人機，網路武器受到更嚴密的掩蔽。美國針對伊朗秘而不宣的「奧運」行動，是情報機關主導，旨在迫使伊朗坐上談判桌，而能夠中斷德黑蘭電力的「宙斯炸彈」，則是在外交手段失敗時，軍方所能用上的軍事行動，兩者都涉及網路武器，但是戰略目標大相徑庭。美國安全高層

10.6570/PSQBR.2018.60.2

對於網路武器的諱莫如深，讓各國之間無法就網路攻擊形成類似上一個世紀對於核武的規範。

而這也沒有辦法維持美國在網路攻擊能力上的優勢。網路攻擊之所以被稱之為「完美武器」，正在於它在技術層次上相對低的門檻，縮減了強權之間在實質軍武能力上的差距。網絡武器的開發成本低，又易於隱藏，因此其吸引力也讓人難以抗拒。美國官員也發現，在這電話，汽車，輸電網路和衛星等幾乎一切都有連線的世界，一切都可以遭到中斷，甚或摧毀。

更重要的是，先進的生活世界，往往讓自己更容易成為網路攻擊的標的。面對北韓的網路攻擊，即便美國願意回敬北韓，北韓落後的網路環境，這時候反倒成為優勢，要想對北韓進行報復性網路攻擊，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問題：USB 孔太少。「如果北韓的電力少到不能開燈，是要怎樣關掉他的燈？」，一位美國網路作戰司令部的資深官員這麼說。前國安局副局長 Chris Inglis 說，「北韓的網路計畫可以說是全球最成功的計畫之一，其技術不但精密複雜，更讓北韓以極低成本達到了所有目標。」

《完美武器》廣泛取材自美國作為全球級強權，在面對次級強權，諸如俄羅斯、中國、伊朗與北韓等國家的網路攻擊時，左支右絀的境地。網路攻擊與武器的特殊型態，彌平了他們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差距，而顯然，自由民主的先進環境，更讓美國近乎無法設防，美國與這些威權國家集團對於網路攻擊的經受能力，顯然有所差距。這是一本關於新的攻擊與戰爭型

10.6570/PSQBR.2018.60.2

態的第一手報導，而它一點都不科

幻，而是如今我們這個星球正在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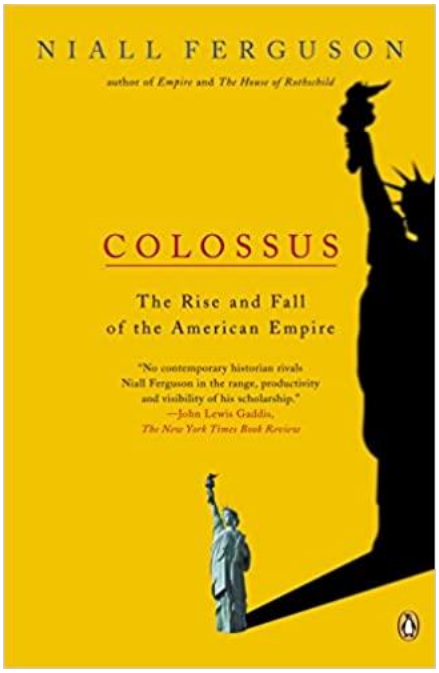
的戰爭進行式。

10.6570/PSQBR.2018.60.3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Niall Ferguson

謝陶陽 /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書名：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作者：Niall Ferguson
出版者：Penguin Books
年份：2005
頁數：416 pages
ISBN：978-0143034797

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當前相當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其論述之所以發人省思並引起爭議不休的主因在於，他是「帝國」的忠實擁護者，這讓他飽受批評，但是，他所倡議的「帝國」並非「帝國主義」，最起碼不是以個別民族國家為主體，向外侵略掠奪領土的帝國主義。他所讚賞的帝國，是一種跨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規範，弗格森的論述之所以發人省思的主因在於，他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單純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秩序，可以就此避免貧窮、戰爭乃至於「失敗國家」嗎？

弗格森的答案無疑是否定的。這本《巨人：美式帝國的崛起與沒落》(*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可以說是他討論大英帝國一書的續作，主要的論證也都延續該書。他認為大英帝國的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促進了自由貿

10.6570/PSQBR.2018.60.3

易、資本移動與移民，型塑了現代國際政治秩序的基本樣貌，而大英的殖民政府，則平衡了預算，維持低關稅保持貨幣穩定，也將大英本地的習慣法法治制度化，行政管理相對比較清廉。

弗格森強調，經濟史家傾向把注意力放在政府如何能透過解除各種管制，來促進全球化，反而忽略了其他能夠更積極促進全球化的方式。17 與 18 世紀國際商品市場的整合，與西葡荷法英之間的帝國競爭有關；東印度公司的壟斷與兩洲商品的活絡貿易；大英帝國的擴張與 19 世紀自由貿易與資本市場國際化之間。也就是說，大英帝國的帝國國際秩序，既確保了個別國家之間的文明往來，也強化了其國家建制。這些都是大英帝國所帶來的正面遺產。

相較於此，二次戰後的「解殖」浪潮，卻沒有預期的政治成效。政治獨立只讓少數幾個前殖民地得到繁榮。雖然前帝國已經不再互相廝殺，解殖卻經常伴隨新興獨立國家之間的衝突，更常見的則是內部衝突…自治理應與民主攜手並行，但是解殖經常無法導致民主。二次戰後是人類社會一場巨大的實驗，因戰火而筋疲力竭的歐洲，加上歐洲以外的民族主義，以及美國式理想主義三者互相結合，合力推動世界向前，開啟一場劃時代的實驗。這場實驗將會證明兩個假設：究竟是不是帝國主義導致了貧窮和戰爭，以及民族自決是不是最終通往繁榮與和平的康莊大道？

顯然，對弗格森來說，「帝國主義」的政治秩序反倒更為和平，而政治正

10.6570/PSQBR.2018.60.3

確的「民族自決」反倒引起更多的紛擾。在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中，美國無疑具有無比重要的地位。弗格森主張，美國應該要更積極承擔「帝國」的責任，一方面，這是美國立國之初在美洲擴張時，「昭昭天命」的精神體現。如同老羅斯福總統在〈羅斯福推論〉中對「門羅主義」的補充，其中說「長期瀆職與無能將導致文明社會紐帶鬆懈，在美洲或其他地方皆然，最終都將需要更文明的國家來進行干涉。門羅主義將迫使美國干涉西半球那些公然的惡形惡狀與無所作為，迫使美國行使國際警察的權力，無論美國自身是否情願」。

在弗格森看來，21 世紀的今天比以往都更需要帝國，舊的主權國家體系無法有效應對這些威脅…需要一個能夠干涉這些國家事務的單位…世界上某些國家即便並未直接威脅到美國安全，但其經濟與社會狀態已足以證成某種形式的干涉是必要的，當國家去到這種境地，要自行改良已不可能。它們需要某種形式的外部權威，才能進行轉變。

據此，弗格森認為，美國在 2000 年後打擊「流氓國家」並重建其「國家秩序」的做為，不夠積極。美國以為只要推翻威權體制，將政權還予本地人民，就能重新打造民主國家，實屬妄想。事實上，從歷史經驗來看，戰後穩定的民主政體運作，都仰賴於美國的長期駐軍，其中包括了德國與日本。但是，即便美國願意使用軍事武力來顛覆流氓政權與失敗國家，但美國並沒有太多興趣來進行「打造國家」（nation building），所謂打造國家，是新型「多邊主義帝國」的委婉說法，

10.6570/PSQBR.2018.60.3

指的是由美國與聯合國共同接管與管理政權更迭後的國家。理論上，這種國際主義化的帝國主義是可以在那些明顯無法實現穩定自治的國家之中永遠維持下去的。

這裡涉及美國無法承擔打造國家之帝國責任，理念上與制度上的負擔。前者在於美國人民對於過度介入國際秩序的疑慮，例如韓戰就展現了美國共和體制非凡的自我約束。美國在 1951 年同時擁有對毛澤東的中國施加決定性打擊的軍事實力與民意基礎。換作其他帝國，若擁有美國這樣在核武競賽中絕對的優勢地位，斷然不會關上機會之窗，季辛吉對韓戰所總結的教訓是，盟國的戰略利益本身會制約美國的行動，「麥克阿瑟的戰略顯然不符合美國歐洲盟友或英聯邦盟友的利益。」

美國是「民主的帝國」，而民主的帝國具有一項內在特質，那就是其運作週期十分短暫。民主帝國的執政團隊，其政策受到定期競選的嚴厲約束。韓戰與越戰已經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而制度上的負擔則是指聯合國的國際體制。弗格森帶著英式幽默指稱，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政治家曾以『光榮孤立』來反諷英國在 19 世紀晚期的外交政策，認為孤立對帝國並非理想的外交處境。然而，1990 年代的歷史卻告訴我們，過度依賴國際體制也有不利的一面。多邊主義同樣也沒有多「光榮」。從南斯拉夫內戰與伊拉克危機這兩個案例，都顯示了聯合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侷限，也都展示了美國令人畏懼的強大軍事實力。對許多觀察家來說，塞爾維亞戰爭的結論十分明確：只要米洛塞維奇

10.6570/PSQBR.2018.60.3

與海珊繼續在位，塞爾維亞與伊拉克就仍匯市暴力與動盪的根源。

但相較於大英帝國，美國意欲承擔帝國角色的現實困境是，美國不若大英帝國有穩定輸出的海外治理人才，儘管美國大學培養了世界一流的菁英，但統治美索不達米亞並不是他們的選項，美國被迫採取「間接統治」，與當地的在地菁英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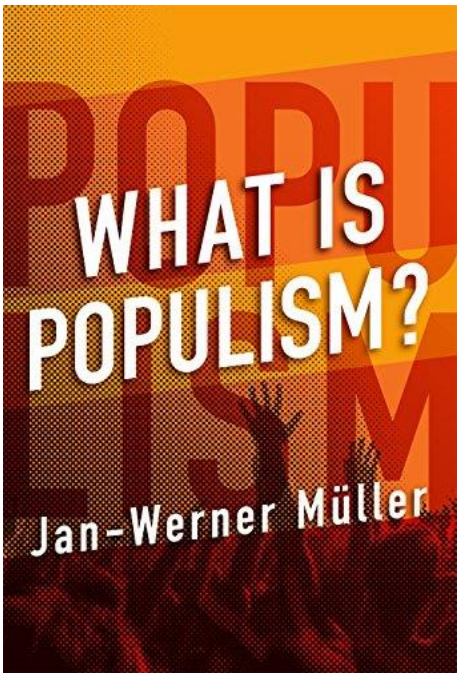
弗格森該書對於「帝國」政治秩序的正面效應有詳盡的闡述，從中我們可以理解其實用主義的立場：政治正確的主張並無法確保穩定，反之被過度污名化的「帝國」可能才是不得不的選項。雖然美式的民主帝國，終究不是其理想的大英帝國，但其翔實的立論，依然值得我們深思。

10.6570/PSQBR.2018.60.4

What is Populism?

Jan-Werner Müller

魏柏高 /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書名：What Is Populism?
作者：Jan-Werner Muller
出版者：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年份：2016
頁數：136 pages
ISBN：978-0812248982

最近幾年來，「民粹主義」的政治浪潮席捲了整個歐洲，2016 年川普的當選，更讓人不得不反思，民粹主義是否已經對這個從戰後站穩腳步，冷戰結束後自信前進的自由民主體制造成了衝擊？穆勒（Jan-Werner Müller）的這本《什麼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小書就在這個背景下誕生。它的開頭援引了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發人省思的一段話：所有權力皆來自人民，但何處是它的去向？這段話可以說精要地總結這本小書的關懷，沒有人會否認所有的權力來自於人民，事實上，這是所有民主政體，所有聲稱自己是民主政體的政體，都會願意也必須接受的假設，但是，這個自稱來自人民的權力將會走向何方？這就是當前民粹主義浪潮所引發的反思。

在本書的前言，穆勒就挑戰了一個對於民粹主義的常識。民粹主義者總是聲稱代表人民對抗腐敗的建制政治，這種底層人民對於建制政治的反感，似乎是一種世界潮流，它像是第一張

10.6570/PSQBR.2018.60.4

倒下的骨牌，然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情地摧毀了建制政治看似堅不可破的黑箱壁壘。但是，穆勒敏銳地指出，目前檯面上的民粹政治領袖，很少是真正的「政治邊緣人」，川普得到了共和黨的提名，儘管部分共和黨人士並不喜歡川普，但他還是得到了黨的支持。穆勒強調，反建制的情緒確實存在，但民粹主義的浪潮要能推動，相當程度上也得依靠建制政黨的容忍或者坐視。

來到民粹主義的界定問題，穆勒指出，民粹主義很難用特定的政策主張，階級基礎以及情感動力來界定，他認為，民粹主義首先是對政治的一種特別的道德化想像（moralistic imagination），一種認知政治的方式，在其所設想的政治世界，是一個道德高尚且完全一致的「人民」與腐敗菁英的對抗，但是，「批判菁英」只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否則，在民主國家中批判當權者或是現狀的人，都會成為民粹主義者。因此，民粹主義的第二重要特徵是「反對多元主義」，民粹論者主張，「只有」他們可以代表人民。

民粹主義道德化的政治思想世界是一個自圓其說的循環：因為體制的菁英已經腐化，所以由我來代表純潔未受污染，高貴的人民，而既然我是如是的代表，那麼，我的競爭者就必然是不道德的腐化菁英集團一員。而這個同質化且政治上一致的人民又是如何決定的？顯然並不是代議民主的多數決，穆勒指出，對民粹論者來說，「人民本身」是一個在民主程序之外的虛構實體，它由某些神秘但又接近常識的象徵所組成，例如「本質」或者「精

10.6570/PSQBR.2018.60.4

神」，也因此可以拿來抗衡代議政治的選舉結果。

這是民粹主義道德化政治思想世界另一個自圓其說的循環：高貴的人民整體不可能犯錯，如果現實政治的結果不如期待，那麼肯定有某些暗黑的力量正把持與操弄政治規則，如此，民粹論者在代議政治中的失敗就有了合理的解釋。這也是為什麼「陰謀論」與民粹主義之間相當親近的主因，這並不會因為民粹論者的執政而改變，他們許多人在執政後依然表現的像是神秘暗黑力量的受害者，例如川普多次抱怨聯邦政府中深層的民主黨勢力。

既然暗黑的勢力根除不盡，那麼與之的鬥爭就是一場永恆的鬥爭。穆勒之所以強調民粹主義是一種道德化的政治論述，是因為在其世界中，政治上的衝突必須盡可能地道德化，敵人永遠根除的一天尚未到來，就必須隨時做好準備，跟這個與整個「人民」為敵的敵人鬥爭到底。這樣的道德化思維也反映在民粹論者在執政後，大舉破壞體制，任用親信，「殖民」國家機構的做法。

民粹領導者與人民之間的直接連結同樣也是不容挑戰的。這導致了一個看似弔詭的現象：民粹領導人經常據此迴避民主機制的檢視。例如，拒絕參加政見辯論會的匈牙利右派領袖 Viktor Orbán 就主張沒有辯論的必要，因為他們是開始動手做事的人，也因此，民粹主義者對批評他們的媒體與社會組織也非常不友善。

10.6570/PSQBR.2018.60.4

這些都是民粹主義的政治風格之所以對民主政治造成傷害的原因。穆勒強調，民粹主義浪潮的出現，讓人們必須正視自由民主代議政治的問題，「專家」的技術治理以及寡頭化的代議民主，都成為滋養民粹的養分。不過，穆勒的洞見是，民粹主義並不是自由民主體制的矯正，民粹主義者所提出的問題無疑都是需要正視的，但是民粹主義卻不是好好處理這些問題的架構。穆勒的這本小書極為精鍊地處理了民粹主義這個空洞政治口號的定義問題，也深刻地討論了它對自由民主體制的危害，可以說是當前思考如何對抗民粹主義浪潮的一個重要指引。

【政治科學季評長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一) 短篇書評：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截稿日期：長期徵稿

■ 稿件筆潤：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注意事項

(一)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二)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三)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四)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